

# 浅话过年

□黄晓岭

过年在上古时候就已有之,甲骨文“年”字是“禾”下边一“人”子(见图)。年的另一写法,秊。(本作季。谷熟也。从禾千声《说文》,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疏》),是农作物熟了人收割的意思,意味着丰收。在上古时候粮食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粮食丰收不丰收与黎民生命联系在一起,所以庄稼收获之后作为一个重大活动(年)举族庆贺。那时中国人多种粟子,即谷子。那时人过年是在秋天粟子等农作物收获以后(大约是现在农历的九到十月之间,上古《颛顼历》曾以阴历十月一为年),丰收了人们开始庆贺,欢歌载舞,互相向邻人、族人祝贺,询问今年粮食收了多少,互相赞美一番(原始的拜年)。晚上开始供奉谷神、上天,古人认为是它给了丰收(这应该是最原始的过年祭祀,后演化为祭祖),同时用焚烧谷秸秆来敬神(这应该是最原始的烧香,“香”字甲骨文是谷发出味道)。唐朝以后过年有人用竹子装上硝石点燃(爆竹),“噼噼啪啪”发出响声,用以驱邪魔。到了夏朝天子开始制定新历法,以正月为年。到了秦朝历法又以十月为年,汉朝大初年时才又恢复了夏历至今。祭祀、拜年、放鞭炮是中国人过年的三大特色。

外曾祖母生于清朝活到九十多岁,儿时晚上常常听到她叨念:“参明晌午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帽。”她手指着天上的牛郎星说:晚上参明正午了就要过年了。我儿时是多么盼望过年,因为那时只有过年才能吃馍馍吃肉,平时很少吃到。她又说早先过年很兴盛,过了



年画

腊月二十就有了浓浓的年味,开始上集买年货,给儿女买新衣服,不过那时娘家孩子多,穷人家的孩子多去染坊染染或反拆反拆再穿。二十二扫舍,扫舍是用笤帚绑在竹竿上,依堂屋、偏房、灶房的次序逐间清扫墙上的尘土。二十三小年,换上新灶王图烧掉旧的,把煮熟的旗帜供奉在灶王前,开始烧纸口中念念有词:“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请你回宫降吉祥。”二十四开始蒸年糕、馒头、大包子,一天一锅煮到年二十七。二十八开始杀鸡、剖鱼、开炸锅。二十九煮肉。三十便是除夕了,上午包饺子,并在饺子里包上硬币,谁能吃到谁这年就有福。年三十按古俗黄昏开始照庭,照庭讲究用谷秸秆点燃,让熊熊火焰在院子里燃烧,燃烧后的谷秆发出一种淡淡的秸秆香味。

照庭的作用是驱赶那魔鬼祟的,之后便开始在大门口放鞭炮了。这时天渐渐暗下来,家庭妇女开始在天爷、灶王、门神、财神等处供奉(方言叫供香)水饺,男人们开始在堂屋的桌子上摆供品鸡、鱼、方肉、水果、炸菜,正墙上挂上宗祖图(济南方言称老人轴子)让老人回家过年。信佛行善的人家这时还有祭孤坟的习俗,就是端着盘饺子,拿着烧纸到湾涯旁或桥头去烧些纸,撒一些饺子,边烧边说:“游魂野鬼,过年了给你一份钱,来吃顿饺子。”这些祭祀完后全家人便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了,这时全家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说长道短。

正月初一是春节,这天才是年,古书上称元日,元旦,民国初年始改公历一月一日为元旦。这天按古俗家庭妇女四更

起床,起床后先是拜四方(四方神仙),即朝南跪拜叩三个头,依次是向东、向西、向北各叩三个头,五更开始起灶烧水,那时在灶间(方言叫饭屋)里烧火不许拉风箱(方言叫风笠)只准添柴火,这时离床三尺皆神灵,不许乱动,不许大声说话,不许坐椅子,不许说不吉的话。锅开了开始发码子(在院子里点燃鞭炮)同时下饺子,鞭炮响完后家庭妇女又开始在天帝、祖上、门神、财神处逐个祭祀,其他家人各自穿上新衣服吃饺子,最后便去给族人、邻人叩头拜年了。

现在的过年显然与外曾祖母所说的“古时”过年有些不一样。现在是新社会了,移风易俗,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风俗与礼仪已演变与淡忘。现在的孩子已不盼望过年,因为平时的衣食与过年一样了。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标准宋体		
							年		
甲 2827	卫盂	颂鼎	说文解字	马王堆帛书	元倪蒙志	颜真卿	文征明	张旭	印刷字库

“年”字的演变

# 记忆中的过年祭祖

□高东安

小时候过年,挂老影轴子(家谱帐子)祭先祖是一项重要内容——其实就是让后人记住自己的根,不要忘本。

每年的腊月廿九,父亲都要把挂在墙上的老影轴子取下来,用笤帚轻轻扫去上面的灰尘,慢慢展开,小心翼翼地挂在堂屋的迎门墙中央,表情肃穆极了,与贴年画时满脸笑容截然相反。所以,我从来不敢触摸那泛黄发脆的老影轴子,只是静静地等父亲挂好后细细欣赏:最上端的门楼内是老祖宗的牌位,往下两旁长廊内的牌位分支逐层延续下来,最下方是大门厅,影壁墙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福”字,大门两侧挂的红灯笼就像真的一样,看了后心里暖暖的。

再看母亲,从黝黑斑驳的厨房里轻轻取出专门祭祀用的青花细瓷碗盘,仔细洗净后,用自己织的粗布长巾擦得锃亮,然后将炸得酥黄的整鸡整鱼放进去,连同其它菜肴一盘盘,一碗碗整齐地摆在供桌上,诱人的浓郁香味顿时弥漫开,馋得我直咽口水,瞅瞅大人不注意,悄悄捏一点肉丝放进嘴里,溜到盛柴草的耳屋里,美滋滋地慢慢嚼,细品,舍不得一下子

咽下去,回味无穷,这才攥住袖口,使劲把嘴上的油擦干净。记得上小学那年,我偷供品时恰巧被父亲看见,他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院子里,好一顿教训:什么偷吃给老祖宗上供的年夜饭是大不孝啦,吃后嘴里要长疮啦——我就不明白,等祭祀完以后再吃为啥就不长疮,偏偏提前吃就长疮?我心里这么想,可嘴上又不敢反驳,委屈得躲在一旁掉眼泪。哭够了,擦干泪水,强压住馋虫,独自欣赏晒在石磨上的那挂鲜红的鞭炮,虽然手发痒,也不敢拆一个燃放——这是准备明天年三十清早去坟莹“请老祖回家过年”时才允许放的。我只能眼巴巴地看,一遍遍无聊地数,咋数也是那三十个爆竹,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直到第二天早晨,父亲才笑眯眯地把那挂让我眼馋了许久的鞭炮递给我。我禁不住心咚咚直跳,迫不及待地燃上根香,跑到院子先放一个过过瘾,多日来对父亲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

直奔村南老坟莹。

空旷的冬日原野白霜凄凄,寒气逼人。放眼望去,到处是请老祖回家过年的人群,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在空中回荡着,天地间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苦短的人生好苍凉!

祭拜老祖宗开始了,四爷爷边焚烧纸钱边喃喃自语,到底都说了啥,我全然不知,只是暗暗地清点着兜里的鞭炮放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大祭结束后,各自再到自家亲人坟上小祭。照老风俗规矩,只许焚香烧纸钱,不许哭,哭来年不吉利,况且先人在天之灵盼的就是后代人丁兴旺,个个平平安安欢天喜地。

“唉!其实人生本就很简单,活着无非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你想那么多,那么复杂有啥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念过几年私塾的四爷爷在回来的路上就这么和族人们边走边感慨着。儿时的我听不懂四爷爷说的话,只是盯着他棉袄上开了花的地方,觉得挺显眼。

把老祖们请回家后,家家户户立即点亮象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红灯笼,用染红的绳子拉到高高耸立在院子里的杆子上,并将早已预备好的木棍横放在大门门槛后,含义一是留住老祖在家安心过年,二是

把老祖带来的福气挡住留在家里跑不掉。

在那寒冷的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红红的炭火盆四周,与“请回家过年的老祖们”一同辞旧守岁。我依偎在母亲身旁,在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中,闻着飘悠悠的松香味,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将我惊醒后,天已大亮。前来拜年的族人们喊一声“过年好”进了院子,先是齐刷刷地跪下朝老影轴子磕头,然后才按辈分磕头问候。如果人群里有当年才娶的新媳妇,接受拜年的长辈还要送红包,并朝老影轴子喊一声:“老祖们,咱这份又添新人啦!”随着一阵欢笑,热烈的气氛似乎把凛凛的寒天也融化了。

初一下午,把“回家过年的老祖”送走后,收起老影轴子,母亲这才肯把供桌上的鸡扯下只腿让我尽情地吃,还说这是老祖们赏给你的,吃了长命百岁。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看着我吃鸡腿时为啥眼里含着泪花……

让我无法释怀的旧年俗在消失,年味已不那样浓了,家族意识也随之淡化了许多。追忆过年祭祖的如烟往事,温馨中毕竟有那么一缕苦涩。

# 回家过年

□高东安

时光飞逝,脚步匆匆,蓦然回首,已是岁末。

萧萧北风里,远山近水一片苍茫。站在流年的节口上,聆听辞旧岁的鞭炮声在冬日的漫空久久回荡,心中便泛起缕缕暖意,不尽的思乡之情赶走了一年里所有的杂念——我要回家过年。

背上塞满年货的沉甸甸的行囊,汇入返乡的人流,踏上长途汽车,方觉人生始终奔波在漫漫旅途中。

随着一声鸣笛,车子缓缓启动,我的心一颤,泪水模糊了盼归的腊月。

家,永远是凝聚人类生存的永恒不变的形式,即使你漂泊在天涯海角,也还是要回归老巢。

日暮时分,挤下车,迎着凛凛寒气,裹紧棉大衣,奔走在乡间小路上。激动与慌乱中,下意识摸摸那缝在内衣里的并不丰满的钱包,却有些愧疚不安,可想想一年来已经尽心尽力了,好在平淡的日子里也未碰上急流恶浪,况且大人孩子平安无恙,于是便释然——人不能不知足,一味地贪婪索取,你就会永远不知足。比起灾荒年挨饿,现在已经是生活在天堂里了。其实,人最应该倍加珍惜的就是眼下你所拥有的。那些并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还是早日丢弃为好。不求一生荣华富贵,只求简单平安,平凡的生活照样是大多数人的美丽风景。

跨进家门,听到孩子们一声深情的呼唤,已是幸福沉醉了。

年货一样样地往外掏。年礼一件件地往外拿。妻子满心感动,孩子开心地快乐,欢声笑语充满了普通人家。

不与妻子诉说在外的艰难与辛酸,只拣着轻松的话题扯,只挑着高兴的话题聊,孩子们知道感恩,妻子的笑容灿烂,这就足够了。

人的前生今世,最看重的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你盲目地攀比有啥用?对亲人多一点宽容,少一些苛刻才能花好月圆,天长地久。否则,你就是有万贯家财也不一定顺心幸福,甚至会酿成悲剧。

回家过年,忘不了去墓地祭祀长眠于地下的父母。拨开凄凉的枯草,摆好供品,焚上一炷香,跪下磕头。在袅袅萦绕的香烟中,儿时依偎在爹娘膝下的悠悠往事历历在目,禁不住热泪涌出,寒风一吹,冰凉——上苍啊,让我再重新回到童年该有多好。

走远了,再回头望一眼,朦胧中似乎看到爹娘正依依不舍地朝我摆手……

人生就是一场告别。我们不应该企盼父母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应该首先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没有生命之根本,一切都无从谈起。

每逢佳节倍思亲。随着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赶年集,贴春联,备年夜饭,忙碌中自有不尽的天伦之乐。

# 年味

□张少发

用敏感的触角伸向腊月的每一个空间却总也嗅不出年的味道于是翻开历史的相册去努力钩沉童年的角落原来年就是腊月的午后去大街上看杀猪宰羊然后专把肥肉挑年就是跟着大人用一天的时间逛集置办半筐子年货年就是将点燃了的鞭炮趁其不备扔到路人的脚下年就是穿上就那么一件新衣服和玩伴满大街逛年就是三十整夜不能睡觉光明着屁屁在被窝里掐指数算明天能“挣”多少赏钱年就是举家团圆年就是说过年话年就是……磕头祝福拿红包